

勤 待 希



黎明書局

萊學楷編

希特勒與新德意志志

編 楷 學 蔣

黎 明 書 局 出 版

1 9 3 3

編 楷 學 蔣
志 意 德 新 與 勒 特 希

1933.4.15, 初版1—2000本

角 六 價 實

所.....版
局 書 明 黎
有.....權

▲本書內容▼

德國是世界政治的鎖鑰，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要衝。牠可以左右全世界的政局。戰後一切和平條約，安全保障，賠款問題，軍縮會議和經濟恐慌都導源於德國。過了四年的戰爭生活和十四年的和平生活，德國產生了一個希特勒。但是希特勒究竟是誰？他的立場是什麼？他能否拯救德意志於共產資本兩種主義之中？這些問題就是本書所要解答的要旨。編者帶着諷刺的態度，用文學的筆調，描寫希特勒如何做木匠，如何做小兵，如何加入一個僅有黨員六人的政黨，而用美國式的廣告方法變為一百五十萬人的大黨。書中所採材料直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止，其新穎為國內各出版物所罕見。可作政治教本讀，可作政治活動指南讀，更可作為文學作品讀。

局 書 明 黎 海 上

者 刷 印
局 書 明 黎
路 都 成 南

所 行 發
局 書 明 黎
市 中 馬 路 四

者 行 發
源 毓 徐
號 七 五 路 馬 四

序

大戰以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出現了兩種怪物，一種是以布爾希維主義的形式出現，一種是以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出現，這兩種怪物所用的工具都是一樣，便是迭克推多制。

在俄國，我們已經看到了斯丹林，在意國，我們已經看到了墨索里尼，現在我們要來看一看德國的希特勒。

德國地處歐洲的中心，牠是世界政治的鎖鑰。牠的一舉一動足以左右全歐甚至全球的政局。德國如果傾向布爾希維主義，則整個歐洲就都要赤化；反之，德國如果傾向於法西斯主義，則俄國便休

想伸足南下。原來德國首當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衝，牠是世界一切矛盾的中心。一切和平條約、一切軍縮問題，甚至一切經濟恐慌差不多都是導源於德國。德國的賠款問題不解決，協約各國的經濟復興便無從做起；德國的民族意識不消滅，協約各國便不能高枕無憂。

總之，德國是一個謎。

在那大戰以後的荒野上，燃起了一點星星之火，這火逐漸蔓延開來，到今日居然成爲漫天大火——『Nazis（民族社會主義）到了！』

民族社會主義將解決德國是怎樣一個謎的問題。

本書大半取料於 Emil Lengyel 所著『Hitler』一書，一九三二年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出版，又酌採各種雜誌及報紙，其材料截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爲止。

爲避免讀者的枯燥起見，編者企圖從縱的方面用文學的筆調來敘述希特勒的生平、發展，及其與德國政治的關係，成功與否，還祈讀者的批判。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晚于上海開北古戰場之某屋

目次

序

第一章	叛徒	一
第二章	牛與死的肉搏	一九
第三章	巴京赤化了	三九
第四章	七人組成的政黨	五三
第五章	鋒芒初試	七一
第六章	審判日	八五
第七章	鐵窗風味	九五
第八章	海底的逆流	一〇五
第九章	第一次的勝利	一一三

第十章	挺進隊總司令	一二七
第十一章	「德國醒了！」「猶大滅了！」	一三五
第十二章	民社黨所提出的法案	一四九
第十三章	希特勒與白魯甯的比武	一五七
第十四章	民社黨的經費	一六五
第十五章	胡根堡與希特勒	一七一
第十六章	青年運動	一七七
第十七章	三個迭克推多	一八七
第十八章	粉墨登場	一九五

第一章 叛徒

倫白哈 (Lambach) 的農民並不高興希特勒家族。希特勒「大人」(„Herr“ Hitler 編者按：此為現任德國內閣總理亞道爾夫希特勒之父) 無非是個靠鉅金過活的稅警團下級官，爲什麼他要擺出做官的架子，人家真是想不穿。農民稱他爲「大人」，原是開開玩笑的，因爲他自己要人家這樣稱呼他。後來他們習慣了，全村祇知道他是希特勒「大人」，他的真名字倒反而默默無聞。

希特勒族不是德國本地人。他們是從茵河旁的李羅諾 (Braunau on the Inn) 來的，離開倫白哈約有三十英里路，在那上奧地利 (Upper Austria) 另一個部份中。

村人都不明白爲什麼希特勒「大人」這樣高傲？他不過是個負販的兒子，比家徒四壁窮勝一籌而已。他的妻子是個婆漢迷亞的女人（Bohemian woman），不會說正確流利的德國話，照她樣子看起來，好像不是出於維也納霍夫堡（Hofburg）望族的。

希特勒大人在公衆面前雖然脾氣很怪僻，但在林什路（Linzerstrasse）和吉爾清路（Kirchengasse）之交，他那刷着白墻的家中是個完全不同的人物。在家裏他便現出稅警團下士官的本色，他於一杯紅酒後的星期日下午談話中，便會口若懸河地滔滔不絕。他的座上客覺得林什勝腸足以報償他們傾聽一個講了好幾次的故事。他們能夠取信於一個幾乎赤手空拳曾經守着茵河旁李羅諾邊界的人，極其引以爲榮。

『當我在維也納的時候……』老希特勒開始說。

弗羅希特勒（Fran Hitler 編者按：弗羅爲亞道爾夫之兄）與亞道爾夫對於這個故事雖然聽了多次，他們永遠印着新的印象。這是有部長出席的有名的會，常有像大方夜談中一樣的故事講述着。每次講故事的時候，希特勒的父親便會記起新的瑣屑事情。他的確到過維也納，向一個下級官

講他升官的事情。過了好多年，當農務部的下級官成爲部長的時候，常向希特勒父親表示祖國保護帝國在邊界利益的感謝。

亞道爾夫十二歲時，他的父親就希望他的兒子做個大官，雖然這孩子頑強地反對着。亞道爾夫雖不是一個神童，在這樣年青的時候，便知道他將來要做個怎樣的人物。但他却知道他所不要做的事情，而在各種事情之中，學問是第一要著。

在這裏，孩子和他父親的旨趣便發生了衝突。老希特勒不被倫白哈人看做一個紳士，他是希望他的兒子能夠挽回家門的威信。在他看來，他的生活是受稅警團下士官的條例約束着的，所以在各「部」中有個位置已是一生事業的最高峯。弗羅希特勒接受這個計劃，而亞道爾夫却不接受，因此老希特勒決定他的小兒子是沒有希望的了。

希特勒家族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會住得長久。我們所得這些早年的資料是很少的，而這些資料大都從希特勒本人那裏得來，但是極其約略而又很不確實。希特勒深以他的出身低微爲恥，他所不會告人者比他已經告人的還要多。關於他的母親，他從來未曾說過。但她是個婆漢迷亞人，則爲公

認的事實。從她那裏他傳受了愛說話的習慣。她那斯拉夫族的神祕，對於他的信仰神祕的教條和用恐怖手段處置事實很有關係。在一個日耳曼奧地利（German-Austrian）的環境中，少年希特勒於本地孩子隊裏很感到自卑的痛苦。在戰前的奧匈帝國（Austria-Hungary），婆漢迷亞人被視為次等公民，而一個小村落中的完全日耳曼奧地利種人，對於婆漢迷亞人自然有佔優勢之感。

受着種族差異的刺激，這少年滿肚皮懷着不平的煩惱。那些村中亂髮藍睛的農家子弟，每每以爲他們佔着種族上的優勢，雖然種族上的優勢究竟是什麼東西他們並不明瞭。這些回憶對於希特勒後來崇拜北歐民族的偶像很有關係。

亞道爾夫在林什的『真理學校』（Realschule）中，名義上是個學生，但實際上往往看不到他的影子。這位未來的政府大員，常愛到匈拉克森林（Hunrckwald）的山阜遠足。到這些森林地帶探險，是這個少年想念長久的雄心。

亞道爾夫有一個軍隊，是由一個僅僅比他小的孩子組成的。這軍隊不但有打架的義務，並且有

供給他糖果的義務，遇有必要時，還須當他的聽差。起初是祇和普魯士的孩子打架，但當亞道爾夫參加普法戰爭時，鎗頭便對準法國人了。

少年希特勒愛在家中火油燈光下畫圖。他的父親以為把好好的火油化費在一件完全沒有用處的事情上，實在是太可惜，因為畫圖並不能使人成爲一個官。在希特勒父親看來，藝術家祇是一個不上進的家伙。天下人都知道藝術家徒然攪亂人類的生活，而他們又永不會被部長們稱賞，得救茵河旁李羅諾邊站的祖國。

在希特勒及其他倫白哈居民看來，宇宙的中心是幾英里外上奧地利首府林什。倫白哈的農民每星期三早晨帶着他們的農產物到林什，把晚上消磨於斯潑蘭珊爾大叔（Uncle Spresel）的「菩提樹下」酒家中（Beer-Garden Unter den Linden）。

在二十世紀開始，當亞道爾夫剛巧十二歲時，林什是個安樂的奧地利市鎮，他發現這個市鎮很合他的脾胃。他一生的雄心，僅想做個戲館裏的袍龍套，或斯潑蘭珊爾大叔酒店的一個僕歐。然而他的第一次擇業却得不到圓滿的結果，因為戲館裏祇有一個袍龍套——一個堅執不喜歡青年的老

頭兒。

有一天，當他用幾個銅元買了一張末等票走進戲館裏時，這夢就實現了。他的位置是在戲台沿邊走廊裏，在那裏很可聽清楚一切唱白，甚至還可看到一些動作。他看的是本關於一個蘋果、一個暴君和一個大漢的怪劇，劇名叫做『威廉退爾』(Wilhelm Tell)。二十五年以後，亞道爾夫希特勒之獨攬德國的大權，或因此劇給他強烈印象的結果。

林什的博物院倒並沒有像『威廉退爾』這樣使他興奮。博物院中存着幾百年前司蒂芬法鄧什(Stephan Fadinger)所領導的許多農民暴動的遺物。法鄧什以為農民應該減少工作增加食糧，使他們不致早年夭折。地主們則以為法鄧什預防農民早夭是沒有良心的，因為世界是滿谷饑苦，早死一年便可少受一年繁苦，他不應該為別人去担受痛苦。少年希特勒不同情於法鄧什，他以為地主們的意見是對的。

在學校裏，亞道爾夫不為他的教師所愛。即使他的口上說「是」，他的腦子裏也常作「否」的想頭。他老是頑強地反對教師絕對的威權。教師都叫他煽動者，常用不信任的態度對待他。有一件事情，

他始終想不出爲什麼他在學校裏的慶祝會上，應該唱奧地利國歌呢？他愛唱帝國的國歌：『德意志萬能的德意志』（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亞道爾夫希特勒對於受奧地利的統治，極不滿意。這是早熟和愛好與人獨異的結果。他生長於一個邊界的市鎮中，這於促成他做叛徒也有關係。希特勒生於一八八九年奧地利巴伐利亞邊界羅諾地方一間天花板很低的屋子中，在那裏，他的幼年時代所看到的德意志與奧地利一樣多。看看邊界另一方面的兵士在不同的軍旗之下按照不同的軍歌行軍，聽着他們服從那種與奧地利不同的命令，這真是一件可笑的事。巴伐利亞步兵紅反袖的天藍色制服，比較奧地利的藏青色制服，要好看得多呢。巴伐利亞藍與白的國旗，使他比奧地利黑與黃的國旗更要愛好。

他的表兄羅特衛許爾士（Ludwig Schultze）住在巴伐利亞一方面，離開他的家僅有幾百碼，常常把哈布斯堡皇族（Habsburgs）以婚媾建造帝國的故事來挖苦他。

在他們未遷到倫白哈以前，希特勒家曾在巴伐利亞方面的派蘇（Passau）住過一時。派蘇地方的巴伐利亞人，對於奧地利的隣舍常常存看不起的態度。這些可憐的親戚至少後生帝國五十年，假

如他們早生五十年，他們將要多麼受人家的尊敬呵！

『你看兩個皇帝，羅特衛路的麵包司常愛這樣向亞道爾夫的父親說。於是兩個人便開始談起政治來。老希特勒每每輕視德意志，因為德意志做帝國僅有幾年。奧地利却不同，牠建帝國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

『但是請你看看你那個法蘭西斯約瑟(Franzose Josph)，麵包司會這樣再三說。

聽到了這種話，老希特勒就不肯相讓。在他穿着陛下的制服時，他不允許任何人對國皇說不尊敬的話。所以他不高興看法蘭西斯約瑟，並且帶着厭惡的態度聽麵包司的自言自語。麵包司常從本地報紙的評論欄中拾取一兩句餘唾，恣意散放着。

『奧地利回復到封建時代，』他說。他很想知道「封建」二字的意義，但他覺得這個名詞已經用了這樣長久，再要啓口問人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老希特勒在陰沉的靜默中傾聽着他。麵包司不懂得「封建」二字的意義，很使他有博得勝利之感，他決定不讓麵包司笑得這樣蹊蹺了。

「我們的意識形態却不同，」他反唇答辯，現在是輪着他大放厥辭。麵包司弄得閉口無言。「意識形態」這個名詞他更加莫明其妙。

亞道爾夫常常親臨他們倆的唇槍舌戰，他能被許傾聽他所不懂的事情，很引以自傲。

麵包司是個日耳曼種族優勢的信仰者。「種族優勢」這幾個字是他在某會上聽到的，在那次會上有個煽動家用着重濁的語調演說了一全晚。那次演說的本意他已忘却，但這四個字他却記得很牢。

「你看那些匈牙利人、捷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麵包司第二次遇見老希特勒時對他說。這不是一次公平的辯論，因為麵包司同時在他常讀的報紙上已經研究過這個問題，而老希特勒却未曾預備接受這次挑戰。

「我們都是同一民族。」麵包司引證一段他所記得的話繼續說，「我們的種族勢力是大可自傲的。我們要照着敵人的話，在太陽所照到的地上佔一席之地——說到這裏他頓一頓——『雖然並不想佔盡太陽所照到的全地球。』」

這些話是難於反駁的，所以麵包司覺得很高興，那天晚上他在床上反復想着他的勝利，第二天早晨醒來時面上還現着得意的微笑。

假使亞道爾夫在學校裏未曾被教師告訴他哈布斯堡朝的統治者怎樣偉大，他恐怕還不願意唱德國的國歌。關於德奧兩國皇族相對的功績，他雖然尚無意見，但他已經有掌握權勢的觀念。在他嘴唇的周圍起着一條深線，他的眼睛很少發着孩子氣的光芒。

亞道爾夫極愛讀歷史，他開始對過去的迭克推多發生了興趣。亞歷山大、凱撒和查理曼，都是他理想中的英雄。他對於德國歷史的興趣，使他去讀一些關於拿破崙戰爭以後帝國復活的少年文學。奧地利的孩子都被教師訓練成爲對於大問題發生深切的興趣，將近十三歲的亞道爾夫當然也成爲一個嗜讀通俗歷史的孩子。所以他希望早生一百年在那青年有機會成功一個大軍領袖的時候，也不能引以爲奇。

亞道爾夫十四歲時，他的父親便去世了。小小的卹金，不足維持他的學費，所以他就不能實現成爲一個未來大官的夢想。他的母親自從丈夫死後受了一個大打擊，她的康健便永遠不能復原，和這